

全世界阅读和怀念的美国最好的书

瓦尔登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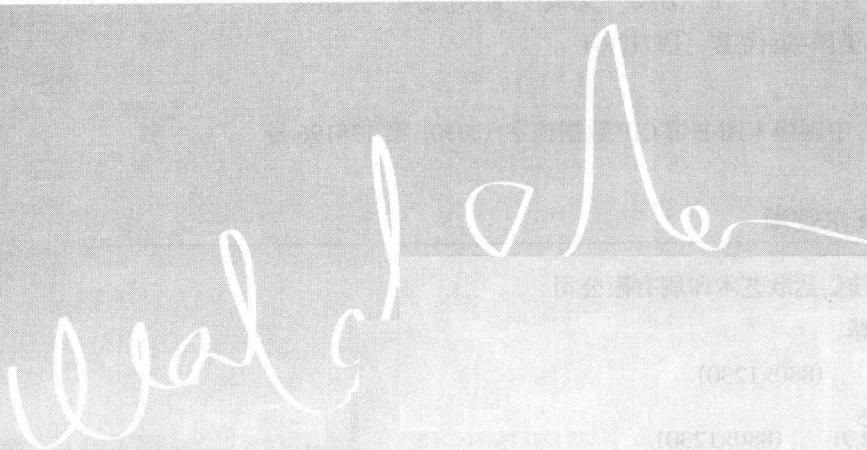
(美)梭罗 著 戴欢 译



全世界阅读和怀念的美国最好的书

瓦尔登湖

(美)梭罗著 戴欢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尔登湖 / (美) 梭罗 (Thoreau,H.D.) 著 ; 戴欢
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220-846-9

I. ①瓦… II. ①梭… ②戴…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5196 号

瓦尔登湖

出版人：田 辉

编著者：(美) 梭罗 (Thoreau,H.D.) 著

责任编辑：王少娟

助理编辑：李 媛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敖 眯

开 本：32 开 (880×1230)

印 张：10.375

版 次：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846-9

定 价：23.80 元

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 在 19 世纪美国文化巨匠中，堪称一位“异人”。他和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富勒 (Margaret Fuller) 都是“简朴生活”的宗师，他们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这种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文化，也为整个世界带来了清新之风。

在受全家资助读完哈佛大学后，梭罗没有醉心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事业，而是开始了一个大地漫游者的漂泊生涯。1845 年到 1847 年间，他独自一人幽居在瓦尔登湖畔的自筑木屋中，渔猎、耕耘、沉思、写作，由此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与《圣经》诸书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 25 本书”。在当代美国，它是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

哈丁 (Walter Harding) 曾说，《瓦尔登湖》内容丰厚、意义深远，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向金钱社会的讨伐檄文，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是一部圣书。正因此，它也影响了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等人，从而改写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瓦尔登湖》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字里行间不时闪现出哲理的灵光，颇有高山流水的味道。它的许多章节都需要反复诵读才能体

味，而且感觉常读常新。或许我们无法像梭罗那样身体力行，但我们可以起码可以通过他的甘醇、悠扬的文辞重返自然，进入澄明之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领略，我们在原有的各章内适当地提炼了新的标题。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意境，我们参阅了徐迟先生和王光林先生的精美译文，并深受启迪，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戴 欢

目 录

WALDEN

简朴生活	/ 7
诗意的添补	/ 83
我活在何处,我为何而活	/ 85
翻阅书卷	/ 104
声 音	/ 116
隐居林中	/ 135
访 客	/ 145
青青豆叶	/ 160
村 民	/ 173
湖	/ 179
雨中田园	/ 205
更上一层的法则	/ 215
邻居: 野性难驯	/ 228
温暖的木屋	/ 242
前代居民; 冬日访客	/ 259
过冬的动物	/ 273
冰天的雪湖	/ 284
春	/ 300
终结的尾声	/ 319

简朴生活



>> 致本书的读者

当我写下本文之后的那些章节，或换句话说，堆砌起为数众多的单词时，我正独居于一处小木屋里。小木屋就在这片森林中，距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之遥，它是我亲手所建，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的湖畔。我全凭着自己的双手劳作来自谋生路，我在此处居住了两年零两个月。现如今，我再次成了文明生活的旅人。

假如不是同镇人对我的生活方式颇有兴趣打探，我才不该这般冒失，以我的诸多私事来招揽我的读者、吸引他们关注呢。我的生活方式被某些人称之为怪僻，尽管他们并未目睹我是何等怪僻。但是，就我目前的境遇来说，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十分自然和妥帖的。另一些人则询问我吃些什么，我是否备感落寞孤寂，我是否会

Walden

心怀恐惧等等话题。还有些人过于好奇，很想弄清楚我收入的哪一部分做了慈善捐款。再有些人，家大口阔，迫切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贫困儿童。因此，在本书中我回复诸如此类问题的同时，恳请对我并无特别兴趣的读者见谅。

大多数书中，对“我”这个第一人称，都是略去不用的。而在这本书中，“我”字当头，有点自吹自擂之嫌，这是与众不同的主要特色。我们通常忘却了这点——无论哪一本书，都是以第一人称在言谈。如果我对他人知之甚多，我是不会对自己大谈特谈的。很不幸的是，我的阅历浅薄，我只能局限于这一个主题之内了。而且，就我看来，或迟或早，每一个作家都需要能以简洁而又严谨的笔触，描绘他自己的生活，写得应该如同从遥远的他乡寄给亲朋好友的书信一样，而不仅仅是转叙道听途说的他人生活。我感觉一个人若能生活态度严谨，他必定是生活在遥远的异乡了。随后的这些字页，对于贫寒的莘莘学子，或许特别适合。至于其他的读者，我想他们自会从中各取所需。我深信，没有谁会强行去穿尺寸不合适的衣衫，只有恰如其分才是最好的需求。

>> 无尽的苦役

我所乐意倾诉的事物，并非与遥远的中国人和夏威夷群岛人相关，而是关于你们——这些文字的阅读者，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们的。是关于诸位的人生境遇，特别是关于活在今生今世的同镇人的生活处境的。诸位的生活状况如何？你们是否非要生活得如此糟糕透顶？这种生活能否改善一下呢？

我曾游历了康科德的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涉足店堂、办公处所、田园等处，均可见到居民们好像以成百上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干着悔过的苦差事。我就曾耳闻婆罗门教的信徒打坐在四堆熊熊烈焰之中，仰面望着太阳，或在烈焰之上脑袋朝下身体倒悬；或是扭头凝视天堂，“直到他们身体僵直无法恢复自然的形体，此时脖子是扭曲的，于是除了液体之外其他食物均不能包容在胃囊之中”；或者在一棵树下，被锁链拴住，一生不可解脱；或者如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尺寸之躯来丈量庞大帝国的宽广疆域；或者独腿站立在立柱的顶端之上——这些有意为之的苦差真是骇人听闻。但是我平素司空见惯的景象与他们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既使是希腊神话中的头号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受命从事的 12 件苦役，与我乡邻所承受的苦役相比，也是小菜一碟。因为 12 件苦役完成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可是，我从未见过我的那些乡邻斩杀或猎获过任何妖魔鬼怪，他们的苦役可是永难完成的。他们也没有像伊俄拉斯这样的赫拉克勒斯的密友相伴，用一块红通通的铁，来灼烧九头蛇怪许德拉被砍断头的颈根，以防它被砍掉一个头，在原处再生出两个头来。

我亲眼看见年轻人，我的同镇人，他们的不幸根结在于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去继承田地、房舍、粮仓、畜群，还有农具——因为获得这些东西轻而易举，而要舍弃它们可就难上加难了。倘若他们降生在旷野的荒坡上由野狼来哺乳会更好些，这样，他们或许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何等的田地里辛勤劳作，是谁让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闲适地依靠 60 英亩田地享受人生，而更多的人却命中注定了只能啄食他自己的一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刚出世，就该自掘坟墓？他们不得不过着人样的生活，不得不推动这样的生活进程，尽其所能地想过上更好的日子。我曾经遭遇过多少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啊！他们近乎于要被窒息在人生的重

Walden

负之下，在人生之路上匍匐前行，推动着前面的一座 75 英尺长、40 英尺宽的大粮仓，一个从未清扫过的奥革阿斯国王的大牛棚，还推动着 100 英亩的田地，耕地、割草，还要放牧牛羊，看护林子！另一些没有产业可以继承的人，他们即便少了祖上传下的不必要的累赘之物，却还要拼死拼活地劳作，为了他们的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而受尽委屈。

但人们的劳作可谓是一个大错误！人身上的精华部分顷刻之间就被铁犁翻耕进泥土中，化为了混合肥料。人们的劳作，受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人们通常称之为“必然”的命运的驱使。诚如一本经书中所说的：人们经过劳作，积攒起众多财宝，又遭虫蛀锈蚀，最终又招引来盗贼将它们毁损和偷窃一空。这是一幕愚不可及的人生，倘若生前迷糊，人之将死时终会清醒明了。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奉神谕将石头从头顶抛在他们的身后，又创造出了人类，有诗为证：

“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历经千辛万苦，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

另外，罗利也铿锵有力地咏叹了他的如下诗句：“从此人类的心地坚硬如斯，强忍着苦痛和烦忧，抛出许多石块，也不转身去看看它们落到了哪里。对这么一个相当失策的神谕，我们的祖先竟是如此地盲从。”

人生的泥潭

大多数人即便生活在较为宽松自由的国度里，也只会让无知和错误纠缠他的人生的始终，让虚无的忧怨和无休无止的粗俗活计占据着一生，甘美的生命果实却不能触手可及。他们的手指，由于过于辛劳，变得粗笨难看，颤动得十分厉害，已不能用作采摘了。实际上，劳作之人，一天又一天，却难以寻得片刻的休闲来让自己真的毫发无损；他不能保持个人与大众之间最为坚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价值，到了市场上就会被人贬低。他除了去做一部劳动机器，没有时间去担当别的角色。他如何能记得清他的无知呢——他不是频繁地在转动脑子吗？在他受到评判之前，我们可要给他饭吃，给他衣穿，用我们的兴奋剂来恢复他的精力。我们天性中最完美的素养，犹如果实上的粉霜一样，若要无损地保存下来，就只能极其精心地料理才行。可至今，我们人与人相互之间并没能如此温柔相待。

诸位读者中的某些人，如我们所知，家境贫穷，觉得生活艰难，有时，甚至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步。我一点也不怀疑本书的诸位读者之中，某些人难以为已吞咽下肚的饭菜和磨损很快或已经破旧的服饰付清钱款，读这几页文字还是忙中偷闲，偷来或借来属于债主的片刻时间。很显然，你们许多人生活得如此卑微，颜面尽失，因为我已被生活阅历磨砺得能明察秋毫，足以看出这一点。你们总是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尝试着去做做生意来还清欠债，这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泥潭，拉丁文称为 *aes alienum*，意即“他人的铜钱”，有些硬币不就是铜铸的吗？就在他人的铜钱中，你们仍然求生，然

Weakness

后死去，最终被“他人的铜钱”埋葬了事；总是许诺马上还清债务，明天就会还清，直到明日复明日，死在今朝，阎王债仍不能了断。你们求取恩典，摇尾乞怜，费尽种种心机只是为了免于牢狱之灾。你们口吐谎言，溜须拍马，投票参选，将自己龟缩进一个安分守己的坚硬外壳中，或者炮制出一个虚假的氛围，摆出一幅慷慨大度的模样，为的是让你的邻人对你满心信服，准许你为他制鞋、缝帽、做衣衫、造马车或者让他的杂货店从你手中进货。你们为了熬过患病的日子，节省下一些钱来以求自保，结果把自己真的弄成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你们将钱藏在一只旧箱子里，或是灰泥之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想更安全点，就存入砖墙之内的银行里；也不管将钱藏在哪里，藏了多少，数目是如何之少。

我有时很是疑惑不解，我们怎么会从国外引入丑陋的黑奴制度，这简直太轻率了！有如此之多的精明苛刻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国人。一个南方的监工令你日子难熬，但一个北方的监工比他更坏，可是，你们当上了自己的奴隶监工却是最坏的。谁配谈论什么人的神圣啊！看看在公路中赶着牲畜的牧人，他们日夜兼程赶向交易市场，他们的心中会有一丝一毫的神圣感在激荡吗？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马匹饮水喂草，仅此而已！与运输的赢利比较起来，他们的命运能算什么？他们不就是在为一位富绅赶马吗？他们有什么神圣可言，有什么不朽可言呢？我们睁眼看看，他们是如何匍匐行走，避人耳目，整天里惶恐不安，既不神圣，也不是什么不朽。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归为奴隶和囚犯之列，他们自己的所做所为决定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相比较而言，公众舆论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暴君而已。一个人对自身的看法，决定着或者更预示着他的宿命。即便在西印度的各州县中畅谈梦幻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上哪去找奴隶解放者威勃尔福司来推动此事

呢？还可再想想，这块大陆上的妇人们，她们注意手中无尽的活计，只是为了苟延残喘，好让她们自身的命运随波逐流！仿佛虚掷光阴并未有损于永恒呢。

芸芸众生在无声无息的绝望中度日。所谓的听天由命更是确定无疑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去到绝望的乡村，不得不以水貂和麝香鼠般的勇猛来自我安慰，一种凝结成型的却又是下意识的绝望，竟然潜藏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自娱自乐之中。这游戏中其实并无娱乐可言，因为工作之余才可娱乐。但是，智慧的特征却是不去做绝望的事。

>> 经验不可恃

当我们以问答测验的形式来思索着人生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和意图时，人们好像显得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才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更喜欢这种方式，而将其他任何方式排除在外。他们也清楚地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但生性敏感而又健康的人都知晓，太阳亘久晨升夕落，放弃我们的偏见，永远不会太迟。无论哪种源于祖传的思维和举止，在未经证明前，都不可轻信。今天得到众人的一片喝彩声或者默认无妨的真理，或许明天反倒成了谬论，只不过这种谬论的烟雾某些人还会当作是滋润大地的及时雨呢。前人认定不能办到的事，你尝试过后，发现还是能够办好的。前人有前人的行事准则，而后人则有自己的一套。古人不知添加燃料可使火焰经久不灭；后人却知将一点干柴架在锅底，还可犹如鸟一般，绕着地球飞旋。还是古谚说得好：

ideal life

气死老家伙。

老年人虽然阅历丰富，但未必更有资格去做年轻人的好导师，因为他们虽有收益，但所失也会颇多。我们几乎可以质疑，即便是最为聪慧的人，活了一生一世，又领悟了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说老实话，老年人并不能带给年轻人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他们自身的经验是如此零零散散，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惨痛失败，他们必须不加掩饰地承认，这种失败应归结于自身的缘故；或许，他们还残存着些许信心，这与他们的经验有点相左，只是他们的青春年华已一去不回了。我在这行星上生活了三十余年，我尚未从长辈那里洗耳恭听到有价值的一个字，或者是热忱的忠告。他们对我是无可奉告，也可能是有意不愿告诉我什么吧。这就是人生，一个我大部分尚未亲历的试验；老年人已经亲历过了，但对我却没有助益。如果我获取了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肯定会想到我的良师益友们可是从未提起过这个经验呢。

一个农夫对我说道，“人单吃蔬菜是不能活命的，因为蔬菜不能提供骨骼所需的养分。”因而他每天特地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为自己备好骨骼所需的养分；他一边说着，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着，而正是这头以草食供养骨骼养分的耕牛，拖着他和他笨拙的木犁，克服着一切阻碍向前。某些物品，在某些场合，比如说在最无助的病人之中，确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另一些场合，仅仅被当作了奢侈品，再换了某些场合，就成了人们从未耳闻目睹的东西。

对某些人而言，人生的所有历程，似乎已被先祖们逐一涉足了，无论是高山之巅，或是幽深谷地，无所不在先祖们的注视中。按爱夫林所说，“精明的所罗门曾下旨规定树与树相隔的间距，罗马地方官曾下令规定了你到邻人的地里捡拾掉落在地的橡实在多少次之内不算违法私闯，还规定了邻人可以分享多少份。”古希腊名医

希波克拉底甚至传下了削剪指甲的方法，即是指甲剪得要不长不短，以与指尖齐平为准。毋庸置疑，那些使生命的多姿多彩和欣喜欢乐都消耗殆尽的种种厌倦无聊，是与亚当一样久远的。但人的能力从未被测试清楚，我们也没有依据前人的先例来断定他的能力究竟如何，已有的先例寥寥无几。不管到目前为止你是多么失败，“别沉溺苦恼之中，我的孩子，谁会指派你去干由你来完成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上千种方式来尝试生活，举个实例吧，同一个太阳，它令我种的大豆成熟，同时也照耀着包括我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所有星球。假若我已牢记了这点，就可以避免犯下某些过错。我在锄草时可没有这种灵光乍现。星星高挂在夜空中不知疲倦地释放着奇异的光芒！在无垠宇宙的各处，有多少相距遥远而又形态各异的物种在同一时刻有着同样的欲求啊！大自然和人生是千姿百态的，我们现有的几种体制也莫过如此。谁能妄言他人的生活前景如何？对我们而言，难道还有比两双眼睛一瞬间的对视更为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在一小时之内就阅历了这尘世间的所有世代，啊！甚至是所有世代中的所有尘世。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要了解别人经历，还有什么比阅读上述之类更令人惊异而又更为详实的。

我的邻居称之为好的东西，大多在我心灵中相信是坏的。就我而言，假如我为某事懊悔不已，我懊悔的只能是我的善良举止。是何种妖魔摄住了我，使我举止这般善良呢？老年人啊，你能说出那些最睿智的言辞，你已经生活了 70 个年头，并非毫无荣耀，而我却听到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对你的言辞退避三舍。后代人抛弃了前代人的事业，如同抛弃了几条搁浅的船。

我在想，我们可以泰然自若地相信的事情，应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事情要多得多。我们应放弃对自己的过多关怀，将这过多的关怀真心诚意地去奉献他人。大自然既能容纳我们的强力，也能容纳

weakness

我们的软弱。某些人克制不住的焦虑紧张，几近成了不可救药的疾病。我们被造就成这样的人，总爱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夸大其辞，然而还有多少工作我们没做！或者，一旦我们疾病缠身，又该如何呢？我们会多么惶恐不安！为了避免生病，即便放弃信仰地生活也在所不惜。每天从早到晚戒心十足，夜深人静时假意祈祷一番，将自身托付于未知的定数。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周全和井然有序，对自己的人生满怀敬畏之心，因而拒绝变革的可能。“人生之路就是这样啊！”我们自语道；可是人生之路该是多种多样的，如同从一个圆心出发，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那么多啊！所有的变革，都是可值得预期的奇迹，而奇迹在不经意的每一刹那就发生了。孔夫子教诲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将他臆想的事实升华为他理解之后的事实时，我乐于相信所有的人终将在此基础上构筑起自己的人生。

>> 所谓生活必需品

让我们沉思片刻。我在前面提到的大多数烦恼和焦虑会是什么？有多少烦恼是必不可免的或至少是要好好关注的？即使是处在一个表面文明的社会之中，去过一种原始的、垦荒的生活，对我们还是大有裨益的，至少我们可以懂得生活必需品大概有哪些以及采用何种方法去获取它们；甚至可以去翻翻商人们的陈年旧账，看看人们通常最爱在店铺里买哪些东西，店铺里存积了什么货物，到头来就会对最杂的杂货店有个大致的了解。

时代虽在变迁，但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却并无多大影响——